



南康的烤茶

程健

我们到达景迈山深处已是黄昏时分,赶到传统手工制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学者南康的庄园,已过了预约时间。不是诚心要迟到,实在是景迈山云深不知处!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人故事报告文学采访小分队,整个下午都在景迈山的盘山公路上绕行,弯多弯急导致坐在大巴车后面的人,好几次差点从座位上颠下来。颠簸是颠簸,但道路两旁的古树枝干粗壮道劲,枝杈在头顶隔空交接连理,遮天蔽日,像走在浓荫碧绿的隧道中,令人心眼大开。如果不是事先有约,我不介意再多走会儿,这样的山路走起来实在美不胜收。如果时间再充裕些,加入山路旁的徒步者队伍才算极致的享受。

南康身着传统盘扣对襟白褂子,黑裤,整个人干净得体,坐站行走都有一种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的安稳气质。江湖的茶馆酒肆见了,也会认定他是一个介生,天然有股子世外高人的气势。他不紧不慢地去门外走廊摘几片大树叶进来,然后把火塘的火吹旺,用火塘上正烧着的水洗了茶罐,火塘里正燃着的是“风倒木”——就是山里被风吹倒的枯木桩,南康特意解释给我们,以整个景迈山的森林覆盖率,不用解释也相信这里没人会破坏树木。火塘正燃着的树桩还湿着,一头正浓烟滚滚地烧着,另一头还在滋滋地冒出乳白色的泡沫。水壶就摆在火塘三角架上的上方,他往洗好的葫芦形茶罐里放进茶叶,用火钳从燃烧的柴中心夹出一大块烧红的木炭放进茶罐,用加长的木筷子伸进去打碎红形形的炭块,一手不停地摇着茶罐,靠炙热的炭块迅速地均匀地炒着茶叶。他拿捏的时间刚刚好,茶罐里的茶炒得差不多了,把变黑的炭块挑出来,三角架上的水也开了,正好冲泡在茶罐里,茶香一下子弥漫全屋。

南康倒出第一碗茶,说:“这第一碗茶要敬我们的祖先。”只见他双手端着那碗茶,口里念念有词,想来是他本民族的语言,因为全听不懂。念叨完他就把茶水全浇在炭盆的木灰里,再换了汉语对我们说:“这第二碗茶要献给尊贵的客人。”边说边依次给我们每人都倒了一碗,茶碗放在他刚刚采来的树叶上,递给我们。原来他刚刚带进来的树叶,就是我们的茶碗垫,意想不到的古朴天成……南康在整套操作的过程中一板一眼,一丝不乱。

其实刚刚到达他的庄园时,我选了他们家院子另一边,那间明亮现代装饰的茶室坐进去,而带我们来的人电话跟他沟通后去了火

塘房。“火塘?”且不说现在是夏季,就算是冬季,我也担心火塘里的烟让我咳嗽发作。可是在茶室坐了一会儿,我就投降了,蚊子太多!这里是景迈山,这里不光属于人类,这里属于所有物种,尤其正值夏季。室外的虫鸣声喧嚷,我走到院子中央打开手机录音功能,所有鸟兽虫豸的声音瞬间挤进手机,景迈山整个就是大自然的天然录音棚。

此时院子右手边一角的凉棚下,端坐着一个白衣人,四平八稳,昏暗的灯光下颇有点仙风道骨意味。我没想到他就是采访对象,只问当地联系人采访在哪儿进行?白衣人站起来,语气很轻很沉着:“去火塘。”我就跟他进了火塘,火塘里的浓烟拒绝了蚊子的访问;景迈山微雨的夏夜简直是凉爽,我们得以安然地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话题就从我们手里的这杯茶讲起。

“景迈山的古树茶汤——树龄过百的才叫古树茶,百年以下的只能叫大树茶——初入口要用你们的舌头‘搓一搓’,感受它的苦涩和涩味,有这两味才是真品,一味地香甜润就不是正宗的古树茶,老茶树历经几百上千年的风风雨雨,怎么可能没有点苦涩醇厚的滋味……不怕的,这茶不会影响睡眠。茶有许多品种,也有多种泡法,我特意给你们做烤茶,就是怕影响你们休息。”他居然知道了我的顾虑?当然不是,这是他的经验和体贴。我因为在前一天的采访行程中,来者不拒地品尝各个品种的茶,导致晚上不好睡,所以当天一直默默地在心里提醒自己,不可以再“贪杯”了。

普洱境内的所有茶,尤其深入到茶园的茶室内,哪一杯都是珍品,忍着不端起面前的那杯琼浆玉液真的需要定力。怎奈睡不够的人,眼袋都出来了,行车的一路也是昏昏欲睡,影响我欣赏一路的风景,车上坐我同排的朋友知道我的苦恼,特意在微信上悄悄提醒我:“此茶……可少喝点。”我当时正在用手机记录南康与我们的对话,那条暗合我心意的提醒语,在手机显示屏上方一闪而过。毕竟克制了一天,此时此刻的我又渴又馋,外加几天来第一次见识烤茶,我便端起面前那古拙的茶碗。本意是想尝尝,结果一口又一口,一碗茶一饮而尽,微苦弱酸浓香醇厚,有别于几天来品尝的所有茶,独特耐喝,放下茶碗但觉口齿生香,余味久久不绝。真是太妙了!随着南康话头的展开,我不知不觉中又喝了两碗。

“为什么我能说景迈山的茶最自然生态,这两天你们可以留意一下,整个景迈山远看都是森林,走近了会发现森林、茶园和古村寨有很清晰的界限。村落和茶林的分界线,就是你们经

过时看到的那个寨门。寨门很简陋却很重要,寨门里面是人居住的地方,寨门外面是防护林,防护林外面才是古茶林。在布朗族的传统观念里,我们相信茶有茶魂,寨有寨心……”说着他微微侧身,示意他身后墙角的那个有特别“装饰”的竹制圆形柱子。“我们相信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神灵和守护。我们的茶园是立体生态的,你用手碰碰茶树叶,上面会有各种昆虫甚至有蛇掉下来,我们去采茶是要十分警觉的,所以我们景迈山的茶是不会有任何农残的。从大的市场上看,这样纯净的茶不会很多,这样的茶会有独特苦涩的味道,你们以后要学会鉴别和品尝。”

南康是景迈山土生土长的布朗族。布朗族的祖先“濮人”因避战乱,从古滇国开始迁移,行走到景迈山深处,识别出茶树的叶子不同于其他树木,从而落脚为家,到今天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我们祖先的故事是刻在石头上的。”1700多年的生存经验让布朗先祖逐渐认识到,他们先辈世代积累并口口相传的故事,那些刻在木头上的会随岁月风化;那些印刷在纸张上的更是火可化之,水可淹之,人可顺而忘之;只有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才有可能保存得久远。

把重要的事情刻在石头上,不仅是布朗族的传统,也是景迈山方圆内所有民族的共识,更是1700多年来人类先祖共同的选择。越重要的,越需要传之久远的,越能够存至今日的,往往都是刻在石头上。比如敦煌的石窟,比如名山大川上的那些摩崖石刻,比如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等等。

“只是破译那些石头语言已很不容易了……”南康说,“这些年来,我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找遍了附近的布朗族村寨里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听他们讲古老的故事给我听;我还到缅甸跟我们同民族的寨子里,找那些还会做民族传统法事的老人,跟他们详细了解布朗人的传统祭祀仪式,我正在整理完善这些内容。”

“为什么会想着做这些事?”自从普洱茶火出圈以来,普洱甚至整个云南都因茶而备受关注,景迈山的茶园因其更加自然生态环保而受追捧。许多专家因此来到景迈山,专家们不光爱这里的茶,也想记录和保存景迈山的民间文化。所以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们布朗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当地人却无法回答。

“无法回答是因为我们对‘文化’这个概念不熟悉。再加上布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外来人就觉得布朗族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是野蛮落后……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用‘文化’这个词来询问,因为对布朗族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这个

词属于汉语的语境。他们应该问:‘你们的习俗和习惯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回答。例如,佤族以牛头作为祭祀图腾,而布朗族则以茶叶作为图腾,傣族崇尚水,哈尼族以白鹇鸟为吉祥,这是景迈山几个主体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和习惯。我小时候不太理解祖父辈反复告诉我们的道理,说是留下牛马给后代,牛马会死掉;留下金银给后代,金银会被用掉;只有留下这些茶树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现在我明白了。”

除了茶树,布朗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采集保留了很多品种的水稻种子,到景迈山有水的地方,他们就在周边的土地上种水稻。那些不同的稻种分层次播种,不同的品种给不同需要的人吃,比如怀孕和生小孩的妇女就吃最富营养的米。每家每户的粮仓也是分成不同的格子,以便装不同品种的米。没有水的山地,他们就靠刀耕火种开垦耕地,但布朗族开耕出来的土地,只砍树木,不伤树根,而且三年之后一定休耕,不管这土地是否还有肥力都坚持休耕,休耕的土地不许人再进去。人不进去的时候,那些树根就会新发许多新鲜嫩枝,很快那里就绿枝成荫。因为耕地的不可多得,布朗族还有一个习俗是,故去的人不与活着的人争地,他们有专门负责处理族人后事的古占,家人和其他村人都不知道祖先归在哪里,对布朗族先民来说,全族人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许多的生活习惯和习俗,我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找到更多知情的老人,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并形成文字,出版成书。再有外人问起的时候,我们就有可以拿得出来的回答,就算不为外人,也得为了我们布朗人自己。我们村子已经发展到800多户人家了,达到历史之最。国家的富强,时代的进步,政府的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让景迈山各民族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的后人更应该知道我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现在的景迈山再也不是边远闭塞的蛮荒之地,每年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慕名而来,为了这里的茶,为了这里的风景,为了这里的与众不同,这也是我所以形容南康的家是“庄园”的原因,他家拥有近百亩的茶园,这样大规模的产业,不叫庄园还能叫什么!虽然当天晚上我们并没有真的看到他的茶园,但是我们一路看到的那些茶树茶林,完全可以想见它的样貌规模。夜深了,我们不得不告别南康庄园。感恩这次的相遇和交谈,期待能看到他的书——关于布朗族前今世生的传说和纪实——早日出版发行。那些曾经刻到石头上的,今天来不及讲给我们听的故事和传说,有缘再听。

三迤正声

云岭欢歌

国庆节缅怀聂耳

赵嘉鸿

滇海风澜阔,云鹏意气豪。
不悲时命厄,勇为庶民号。
壮曲曾驱寇,雄心屡励旄。
纵然身久殁,志节仰弥高。

祖国颂

赵浩如

中华崛起屹寰中,十月金秋旗更红。
开放革新传喜讯,腾飞经济御长风。
金桥路带五洲远,强国富民世纪功。
共筑复兴中国梦,勿忘使命记躬衷。

国庆抒怀

文清凤

云岭欢歌紫气生,山河壮丽庆升平。
穿岩高铁驰寰宇,探月嫦娥耀北京。
碧血千秋沃沃土,松风万壑咽涛声。
乌蒙磅礴雄心在,再续华章颂晚晴。

满江红·国庆感怀

戴志华

礼炮轰鸣,震寰宇、龙狮竞逐。
忆往昔、南湖星火,井冈修竹。
血染湘江云水怒,魂牵陇上春风沐。
挽狂澜、遵义定乾坤,民心足。
延河畔,烽火续。
平型隘,顽酋戮。
看大江飞渡,紫金山麓。
五亿人民昂首立,三川禾黍丰收熟。
问苍穹、谁执彩绸挥,中华旭。

唐多令·庆国庆

马昆华

禾稼喜丰登,创研大有成。
到今时、国势蒸蒸。
七十六年风共雨,花烂漫、业峥嵘。
是有故山清,谁将北斗横。
莫猜疑、数智如擎。
绿色连绵春画卷,高质量、看飞腾。

临江仙·国庆

朱龙英

国庆相逢秋爽,月圆正是丰盈。
星旗红遍九州城。
融融新桂蜜,蓂满稻香羹。
四海弦歌佳节,千山松贺升平。
中华同享玉轮明。
金风连涌浪,云路启新程。

中秋抒怀

李嫦莉

人间天上又中秋,待月烹茶品未休。
自古情深常寂寞,今宵添晚莫添愁。

中秋

魏东波

数着月圆能几回,中秋如约共徘徊。
须知皎洁多关切,一片浓情洒下来。

癸卯中秋日作

赵嘉鸿

雨后层阴布,冰轮未共看。
浮生诸聚散,佳节惯悲欢。
砌下蛩吟细,花间酒兴阑。
良宵今又度,清晓鼓铃兰。

中秋望月

胡洪斌

一轮秋影磨飞镜,遍洒清辉满楼。
桂影婆娑昏暗度,蛩声断续绪难收。
清风有意酬佳节,蛩月无边照白头。
最是团圆消俗虑,笑看星汉落银钩。

临江仙·中秋

杨先义

夜半虚窗清露重,楼檐高挂冰轮。
披衣久坐叹离分。
秋声凉入骨,月色淡销魂。
别后相思何处寄,望中万叠烟云。
吹残玉笛有谁闻?
可怜栏上石,旧泪染新痕。

西江月·中秋夜

李如珍

丛菊飘香夜渡,孤云逐月秋凉。
衣单风皱立轩廊。
几缕清愁眉上。
无计嗟吁未了,那堪病弱相妨。
中秋旅梦托蟾光。
皎皎夜空遥望。

中山手记(组诗)

吴振

山中梦

突然间流泪,怒江堰塞断水
维度空间里,江水一直漫过了
岩石、草木和打鹰山
白露花、船、蝴蝶与云彩飞在顶部
面瓜鱼和蛇鱼逆流而上
边境线上的铁栏不见了
我的中山、榕树及山川缓慢聚拢
瞳孔映刻着如此幽静而厚重的江山
我梦见自己颤抖着
潮水决堤涌出,江水直奔海洋
梦醒人终于在现实中讨回一条河流
群山月半弯,夕阳碾江沉

风吹垭口

垭口的风越大
铜壁关的心事就会逐页翻动
隐世的核桃在练定身术
风却光了枝头,鹰巢裸露
它停在更远的海拉尔松上
早已多年不问世事
只有风知道它的身世
遥想当年,戍边少年白马银枪肩上鹰
八关九隘丛林密,来者犹可追
我正穿越幽长的垭口
鹰在风中点了点头

中山手记

去中山写一首诗
和立志做一个好人,同等重要
在怒江雷一艘船渡自己
与上黑河老坡摘颗星给众生
意义不同
你有没有想过,山中消失的人们
都被落日带走了
藏在另一个时间的彼端
繁花怒放,并非全是一厢情愿
月光会抚平万物的种种不甘
一尾鱼从芒香河逆流而上
流水已学会成全,山谷正是人间春天

心上村庄

(散文诗)

赵春银

三弦情

蛙鸣把稻香放大,乌黑的老东山把月亮擦得崭新。
二嫂从田间归来,绣花裤腿还挂着露水,身上有泥土的馨香,疲惫的脚步在暮色里匆匆行走。身后,牧羊人挥鞭抽出了西山弯弯曲曲的轮廓线,把挤挤挨挨的期望赶回了村庄。

红砂石墙的小屋里传来三弦琴声,把彝族舞曲的精灵唤醒,蹀躞的和唱在小巷深处此消彼长,尚存夕阳体温的晚风以轻盈的步伐惬意徜徉。二嫂回头的时候,好几年就过去了,而二哥远在深圳。此刻,她知道他在那些挂满脚手架的高楼下,双手默起舞蹈,让凉凉的三弦琴声在燥热的工棚里清凉流淌。

水冬瓜木的三弦琴,散发的不只是故乡草木的幽香,还有彝家大山里岁月的悠长。一转眼就是过去,二哥三弦琴在手,踏歌调在口,穿越毛石小巷而来。二嫂在恍惚间抬眼,年轻的二哥已经擦身而过,直走进她娘家的大门,她闭上眼,一颗年轻的心在月色里飞升。

走进家门口,古老的酸角树下,一缕缕酸甜的暗香被对生羽叶尽情泼洒。二嫂对着月亮轻轻哼起踏歌调,她知道它能听懂她的心事。

心上村庄

水稻在父亲一辈子的流汗的田野疯长,他的脚步循着后山鸟鸣,在野生菌的家园翻找美食记忆。火把梨架上高原红,像刚换上绣花衣裳的彝族姑娘。走过百鸟欢唱的暮晚,顺着百年老榕树的目光,我看到晚霞在蓝天上作画,远山与近水友好相融,绘成水墨写意的背景。

天气预报里的大雨没有走过开裂的土地,我的母亲焦躁不安,父亲则惯性地仰起头,汇报起老东山顶乌云的动向。在无风无雨的夜里,城市霓虹也让我无法安眠,以空调的烦躁抵抗夏天的烦躁。多年前我们在河边捉住的萤火虫,成为医治孤独的良方,多想再和小伙伴们游进故乡的小河,让汨汨流淌的清涼抚慰我乡愁四溢的心房。

石榴正在变甜,一夜之间,父母和稻穗一起弯下了腰,唯有故乡的星星和城市的灯火保持永恒的年轻。每一个进城的乡人,心上都鲜活着一个村庄。只有梦里梦外登上老东山顶,任清鲜山风盥洗我染满城市烟火气的肺叶,眉宇间的横断山脉才能恢复成跑马溜溜的平川。

吻过的花苞在雨水中灿然盛开,想过的心事随着远山的雾气逐渐消散,一个人不管在雨雾中出走多远,只要心念故乡,就能循着少年的梦境越走越近,像失散多时的他终于听到母亲的召唤。

